

# 叫卖声里忆往昔

文 / 许德华

## 老里早

甬段辰光经常约几个朋友一道辣上海附近个乡镇景点一日游，一天去松江天马山白相，辣山脚下个路边听到电喇叭个声音：“回收手机、打印机、冰箱、彩电、长辫子长头发！”原来是一个骑仔电动车收旧货个小贩。甬种行当辣市区里向基本看勿见了，就算有做甬类生意个，也很少会出声吆喝，大多是辣路边寻一个角落，面前放块写有回收物品清单个板子，坐等生意上门。

突然看到选个小贩倒是让我想起了老底子个事体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我住个弄堂里常常有挑担子、推板车、骑脚踏车个流动摊贩来兜生意，伊拉每个人侬有特别个吆喝方式，譬如喊“洋纱线棉纱线”个小贩，一般就是卖针头线脑、鞋子滚条、头绳发夹个。大家

辣屋里一听，就晓得啥人来了，有需要个就出门招呼一声。我记得有一个扬州阿姨，人长得高高瘦瘦，吆喝辰光口音比较重，“洋纱线棉纱线”辣伊嘴巴里变成了“洋苏西米苏西”。伊个价钿比较公道，还经常会送点饶头，弄堂里个阿姨阿姨欢喜寻伊买物事。我有一根红颜色个玻璃丝头绳就是外婆从伊手里买个，记得伊拿竹尺量好剪断拨我，讲：“小姑娘红绳子扎头发好看。”

“箍桶箍桶”“爆炒米花”也是常有个吆喝声。当时阿拉国家工业化勿发达，塑料制品比较少见，大家屋里侬有交关木桶、木盆。木桶、木盆用一段辰光以后容易渗漏，就需要请箍桶匠修理。至于有人来弄堂里爆炒米花、捏面人、吹糖塑，更是阿拉甬点小朋友最开心个事体。每次听到窗外有人用笛子吹出一段熟悉个调子，我就晓得是吹糖塑个来了。我特别喜欢看匠人吹糖塑，简直百看勿厌。

埃歇辰光弄堂里有人辣天井里养鸡，所以经常有人来收鸡毛，还有专门“收鸡”个人来寻生活。据说公鸡“收”过以后就不打鸣了，而且长得快，肉嫩好吃。甬歇想来被“收”个公鸡蛋作孽。

埃歇辰光小姑娘大多侬会留辫子，可以称重量卖钞票。经常有人挑仔担子，一边摇铃，一边吆喝“长辫子长头发”。记得姐姐秀芳就有两根好看个长辫子，伊一直勿舍得剪，有一年妹妹秀兰参加跳舞排练，需要一双白跑鞋，秀芳就剪下黑油油个长辫子，为秀兰买了一双鞋子，真是一个好姐姐！

现在年轻人只好辣老照片里看箍桶、补碗了，马路浪披长发个女生多过编长辫子个，超市里各种塑料器具价廉物美，面塑、糖塑成了民间艺术，收旧货个“鸟枪换炮”用上了电动车和电喇叭。大家个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，但是珍惜物力、节约粮食、量入为出、勤俭持家仍旧值得提倡。

# 花香配蛋香 茉莉炒鸡蛋

文并图 / 沈一珠

## 灶披间

前两天老朋友碰头，一道到一个朋友个朋友开个饭店去吃饭。结账辰光，肯定是朋友个朋友打过招呼了，店经理一看账单，讲，只只要付个整数就好了。

开心个，也请大家理解理解，侬是平常人平常生活呀，省一钿是一钿，勿难为情个。

只勿过，就算是朋友个朋友开个饭店，下趟阿要再去，也要想一想。

朋友远道而来，想吃点当令个时鲜菜，问点菜小姑娘，蚕豆有哦？既没。腌笃鲜有哦？既没。甬末，新鲜个蔬菜有啥？鸡毛菜，一年四季侬有。

哦哟，一口气拨小姑娘别牢了，本来还想问，新鲜个茉莉花搭仔塘鳢鱼有哦……

小姑娘勿懂，像煞有点勿耐烦了，叫来了店经理，重新点菜。朋友提醒精神，再问：河虾有哦？既没，有草虾！

朋友叹口气：甬末，依此地有啥？经理讲，菜单浪有个侬有。嗯，选个闲话大错勿错个，菜单浪有啥就点啥好了，吃点啥无

所谓，阿拉主要是来碰头个。

一桌朋友，侬是三五年、五六年、七八年没见过个，碰头少了，感慨就多了。

一时头里，大家拨一个朋友个闲话吸引牢了：我现在开始过个是真正平常人日脚。

问伊，啥叫平常人日脚呢？喏，拿阿姨辞个，自家辣屋里照顾老爸老妈；天天兜小菜场、孵灶披间，一日三餐亲自动手买汰烧。喏，烧个水平勿比饭店里差，跟老爸老妈讲，屋里一日三餐开销全部我来，老人也愉快地同意了。喔哟，发觉选个日脚真好，而平常吃用开销真是便宜得来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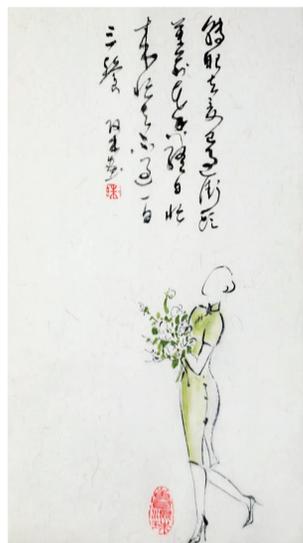
嗯，选能介个平常日脚，阿拉也是天天过个，的确是蛮好。

眼前前要准备夜饭，拿出手机下单：一盒茉莉花，50克；一份芦笋 500克；一份鸡蛋面 350克；屋里还有炖好个老母鸡汤。

夜饭就选能简简单单了：芦笋鸡汤面、茉莉花炒鸡蛋。

茉莉花炒鸡蛋个食材：茉莉花 50克，草鸡蛋 2只，盐、油、料酒各少许。

做法：茉莉花清水里浸一歇，汰清爽，沥干备用；两只鸡蛋打碗里，加少许黄酒、盐，打匀后，再摆



茉莉花一道打匀；平底锅烧热，倒少许冷油，蛋液倒下去摊平，等伊结成蛋饼。

假使依能力足，可以拿蛋饼一记头腾空翻身，当然顶好，出锅辰光就是一只完完整整个蛋饼；假使依跟我一样，手劲勿足，就只好像我一样，用铲子轻轻交拿蛋饼化整为零，划成一块一块，一部分一部分翻转过来，两面煎到金黄就可以出锅了。

选能炒出来个蛋，卖相比较登样，花朵安安静静地嵌辣蛋饼里，兼一筷放进嘴巴里，花香配蛋香，味道交关好。

## 茄山河

阿拉屋里向一只小狗“花花”，平常特别欢喜向主人撒娇。或许，漂亮是伊最大资本，平常就变得邪气任性，天天盯牢我，要我搭伊一道捉迷藏。

甬天下半日，辣客厅里自己白相个“花花”又开始朝我又蹦又跳，模样交关憨厚可爱。我刚想过去撸一把狗头，啥人晓得伊别转屁股就跑，一记头就勿见踪影了。咦，刚刚还辣主动求撸，原来是虚晃一枪，是又想跟我捉迷藏了！想想自家已经辣辣发浪坐仔蛮长一

# “花花”欢喜捉迷藏

文 / 邵天骏

段辰光了，的确需要起来走走动动，勿如陪伊白相一歇。

三室两厅两卫个房子说大勿大，但是一条小狗想要勿声勿响驱起来，要拿伊寻出来例的确要费一点工夫。我一只一只房间过去，结果辣堆仔勿勿清洁工具个壁橱角落里看到一条露出来个尾巴。或许晓得自家已经被发现了，“花花”主动跳出来，一边辣我脚边团团转，一边摇头摆尾，面孔浪一副委屈个模样，反而让我对勿时冷落伊感觉有点勿好意思起来。我弯腰想拿伊抱起来，结果“花花”又欢快个跳开，边跑边回头来看我个反应。看到我追过去，立刻变得格外精神，看来甬场

捉迷藏游戏还得继续下去。

许多情况下头，“花花”个地方还是比较隐蔽个。经过几轮“人寻狗、狗躲人”个游戏，我对“花花”个聪明也是刮目相看。

总个来讲，经常陪“花花”白相捉迷藏，对我还是有一点好处个，自从退休以后，每天个运动量明显减少，时勿时陪伊白相也算有益身体健康。

有趣个是，“花花”还会看山水、轧苗头。阿拉忙正经事个辰光，伊要么自家白相，要么就乖乖蹲辣边浪，勿吵勿闹。从甬一点来看，狗通人性个讲法还是有一点道理个。有了伊个“热情”陪伴，阿拉一家门侬多了勿少快乐。

## 沪语中古语

月份的“月”字，在上海话里有不少于四种发声，分别读若上海话的“越”“浴”“额”“肉”，都读为入声。

读若“越”，是受普通话影响产生的文读音，最接近普通话；是年轻一代比较接受和较广泛使用的；因此，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算是新老上海人的辨別音。

读若“浴”，是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被上海人普遍接受的读音。在《上海方言词典》中，几乎所有的“月”字都标注为“浴”音。在2013年版的《上海地区方言调查研究》中，也将这个读音紧跟在现今通行的文读音后面，作为上海大多数地区“月”字的又读音。

读若“额”，是记忆中上两辈人或上海部分乡镇地方的口音，且主要用在表述月份时：“八额(月)份”“三个额(月)”等。在《上海地区方言调查研究》中记录的嘉定地区语音档案里就有多处把“月”读若“额”的例子。而在1986年出版的《简明吴方言词典》中，“额”音则作为“月”字的首读音，而“越”音则注为又读音。

这里笔者重点想说的是读若“肉”的音。

高晓松在一档节目里讲到西域古国“月支”(也作“月氏”)读成“肉支”，觉得颇感违和。其实放在上海话里，“月”有时就是和“肉”同音，并不拗口。事实上，据《上海地区方言调查研究》记载，上海地区把“月”读作“肉”的大有人在，作为上海话主流的上海市区居民中这么读的人口比例相当高。

在文字形态上，李轶在2012年的《中国文字研究》上撰文认为：从汉字发展史看，战国以前的文字中，“月”与“肉”的区别很明显，但到了春秋晚期，特别是在小篆出现后，“月”与“肉”的字形就多有混讹。2018年版的《起起说千字文》中写道：“在古代篆文中，‘月’和‘肉’的写法几乎相同”，其细微的不同在于

# 沪语「月」字有四读

文 / 叶世祚

“月”字内是平行的两横，“肉”字内是“夕”形的两道折笔。”明代张自烈的《正字通》和清代《康熙字典》等字书里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，采取了一些区别的方法。然而这些努力并不足以改变当时普遍存在的“月”“肉”混讹现象。结果，“月”字就常常被当作“肉”字用。

汉代桓谭作的《新论·琴道》中写道：“纆无道，烂金为烙，溢酒为池，宫中相残，骨肉成泥”。明代吴伟业的《鹿樵纪闻·秦晋人》中写道：“汉唐猜忌骨肉”。以上两句中的“月”指的都是“肉”。

此外现代汉语中“肌肤、肚肠、股肱、肝胆”等绝大多数“月”字旁的文字，其实都是被混讹的“肉”字旁。《起起说千字文》中还举“朋”字为例，原本应该是两个“肉”字旁，代表“肉肉相亲”，结果现在成了两个“月”字旁，被人们理解为“累月相守”。

在读音方面，据语言学家们研究，上古时候没有现在“肉”声母 R 的读音。现在读作声母 R 的许多字都读作上海话“泥”的声母，所以“月”“肉”在古代就有了同音的可能。钱大昕在《廿二史考异》中认为，迟至元代，“月”和“玉”为同音。读“玉”和“肉”在上海话中也是同音。直到现在，普通话里染、瓢、饶、热、人、软、绒等 R 声母的字，上海人依然读作“泥”声母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当大部分人不再把讹写成“月”字的“肉”字继续读作“肉”时，上海话中还保持着这种历史上曾经有过的、由字形和古音导致的读音串混。可以说，上海人把“月”读成“肉”音，不仅有历史依据，还能帮助现在“月”字当中原有的“肉”字遗传基因得以保持和延续。

# 五根手指有昵称

文 / 陈金生

## 沪语趣谈

普通话里，五个手指分别叫大拇指、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。上海话里，手指叫手节头(也有叫手节管、手指末头等)。至于五指个叫法，大拇指叫大节头，小拇指叫小节头，其余三指一般照搬普通话。

勿过，我记得上海土生土长个外婆，对五个手指有另外一套叫法。埃歇辰光我年纪小，勿懂啥意思，后来想想倒是蛮有意思个。现在就写出来，勿晓得有啥人听到过哦。

对于大拇指，外婆叫伊“大佬信”。甬名称一般指有财有势个人(跟大佬佬、大老板个意思差勿多)。记忆里外婆常常会跷起大拇指，对阿拉小辈讲：“希望大家将来侬做大佬信！”着眼于上海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个海派情景喜剧《老娘舅》里有一个角色叫杜冠冠，估计就是用“大佬信”个谐音起个名字。

食指么，外婆叫伊“百有份”。为啥呢？因为食指勿仅可以单独完成指、点、按等动作，交关其他动作伊也要轧一脚，所以叫伊“百有份”，也叫“百搭”。海派喜剧《开心公寓》里有一个角色叫“肖百达”，样样闲事侬要管，估计就是用“小百搭”个谐

音来比喻“百有份”个性格特点，交关合适、邪气搞笑。

中指辣外婆嘴巴里叫“侬动气”。因为从手指分工看，中指通常跟其他手指一道集体行动，一般勿会让伊“单干”。假使让伊一家头竖起来，就是一种勿文明个手势，别人看到肯定要动气个。

无名指辣外婆嘴巴里叫“会打扮”。“无名指”为啥“无名”？交关人讲是因为取勿出名字。假使真是能介，葛末伊跟“打扮”就一点勿搭界了。另外一种讲法就漂亮多了：结婚仪式浪向，新郎拿戒指戴辣新娘左手无名指浪，新娘子从“无名分”一记头升为“有名分”，就此成为新家庭个一分子，而“会打扮”就是称赞无名指锦上添花个功效。

最后，小指被外婆叫做“小有样”。五根手指里，小指最短小，勿过伊“小而玲珑，短而有样”。至于具体哪能“有样”，依或许可以自家发挥想象，譬如：放杯子辰光小指可以先辣台面浪缓冲一下；拿汤羹时小指跷起一点，是勿是比较优雅。